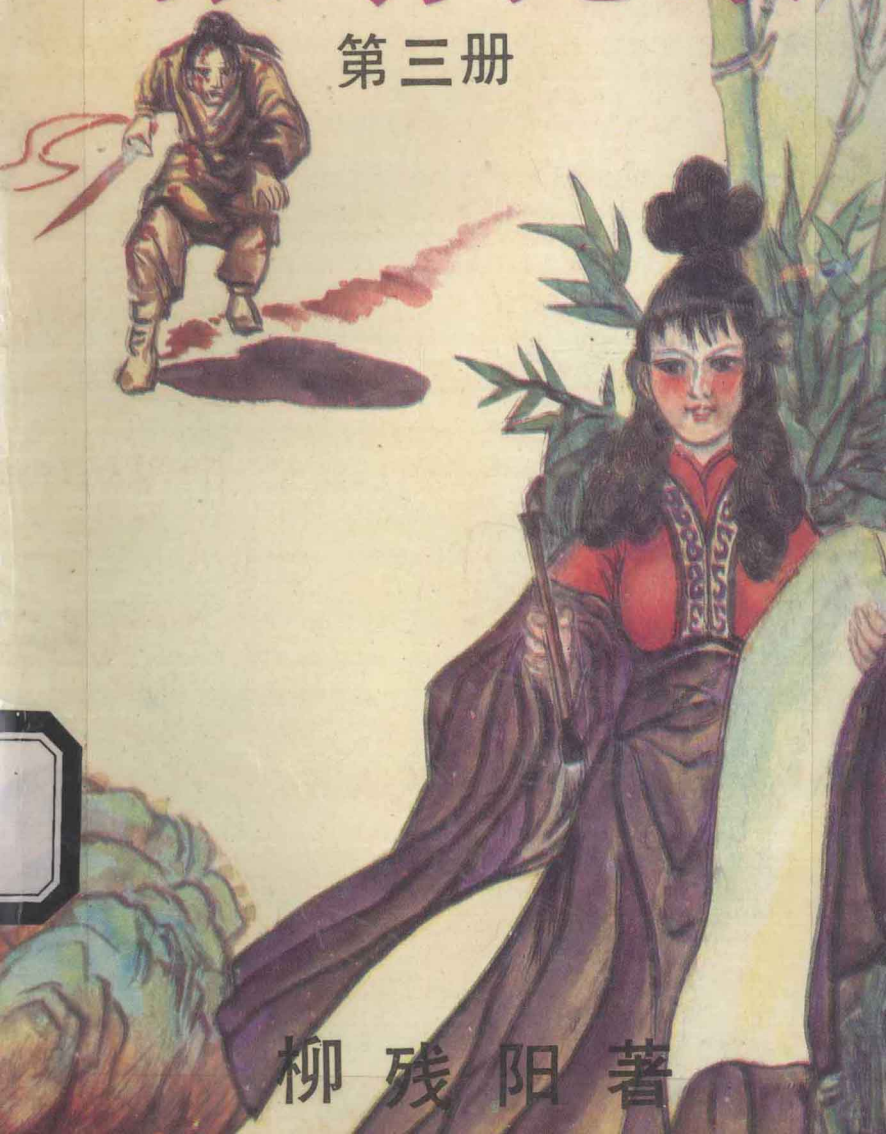


猿功无敌

第三册



柳 残 阳 著

猿功无敌

第三册

柳残阳 著



第十八章 喜见神物得真主

一阵寒冷劲风过后，“笑腰”穴间，一凉一痛，血流气泄，真力骤散，“人妖”带着凄厉的惨号，直飞绝涧上空！

但他临死反噬，眼角回扫，相准敌人横移御飞，飘身落地位置，就在身形将堕未堕之际，摺扇反把狂风般的一挥，拇指力按扇把键钮，“格登”微响，十数根粗如小指的扇骨尖端，飞出蓬蓬碧色蓝光针雨，电射而来！

吕浩然眼见耳闻，顿觉自己过于奸诈，有欠光明，心生愧怍，突感不忍，呆得一呆，碧雨飞针，满空射来，竟如未见。

他愧怍之余，复起恻隐之心，对于满空射来的针雨，仍自呆呆站定，不知理会。

但他神智仍未全昏，忽闻背后，劲风响动，“对口”穴上，寒气侵肌，即知有人从后偷袭，一下惊醒！

眼前一片迷濛微细的森森碧雨，背后力雄寒刺肌骨的一股劲风，差不多是同在一时袭到，他惊觉过迟，纵高侧飞，前仆后仰，时间上绝对无法得及。

吕浩然万般无奈，微提左足，身形向右斜倾，一下便侧倒塌在地面之上，未等右肩触地，右足力点地面，左足向空一登，他便人如箭般，向右暴射而出，来了一式侧身掠地低飞，即已脱出针雨剑风之外！

吕浩然面向绝涧，全神贯注看着“人妖”，旁观一众人等，均为这一惊险卓绝，紧张万分的镜头所吸引，这是报仇雪恨的最好时机。

“夜枭”又阴又狠，轻轻飘身而前，够上尺寸，不再迟疑，夫差剑抡起一道绿光剑影，“刷”的一声，便向吕浩然背上“对口”大穴削去。

敌人顿杳，一剑削空，正好迎着一片射来的针雨，他还来不及惊叫，就中了个满面开花，毒汁攻心，惨哼连连，几个翻滚，便自了帐！

一个身堕绝涧，一个暴尸峰头，虽是仇敌，又未直接死于自己凭真才实学的功力剑术下，吕浩然抚心自问，羞作难禁，身形站定后，一面凛然神色，祭血剑猝举平颈，一下便向自己喉间抹去。

他实行向被他自己弄奸使诈而死的“人妖”，以及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因我而死的“夜枭”，自戕谢罪！

他快人家更快，他功力精纯，人家功力更精纯，“呼呼”一股劲风，邵培武从左侧双手一圈一吐，接着“呛当”声响，便将吕浩然反抹之剑震落地上，沉着脸色，高声说道：

“杀一恶人，即是解救千万众生，何况神剑得归名主，将来你与武姑娘双剑合璧，扫荡群魔，消灭妖氛，造福百姓，何等神圣，何等重要！”

此时，众人已围在吕浩然身边。

魏效贤含笑接道：

“吕小侠不须愧作，要知战斗之道，无非是斗力斗智，如是力有未逮，则应智取，你于诱其罗网之际，虽使机巧诈术，但用之以对付这种巨凶万淫恶贼，亦不算为过”。

曲道长手持新获的前古神剑，满面慈祥之容，也在温声说道：

“权术奸诈，固以少用为佳，但只限于正人正事，吕小侠年龄过小，内力火候，自难与“人妖”数十年性命交修的修为相比，但能接下‘人妖’的百招猛攻，已算难能可贵。”

“轻功尤绝，不但胜过‘人妖’，放眼当今武林，已难再求其匹，斗力稍输一筹，实无愧对天地鬼神矣！”

略停又道：

“诱招使出，虽然稍嫌弄忙使妙，超出斗智范围，但为苍生造善福，为武林伸正气，正得其当，吕小侠反以此而内疚，向这种万恶淫贼自戕谢罪，岂非倒果为因，逆天纵恶吗？”

吕浩然俯首无言，静听三人忠告，一阵阵冷汗已湿透衣衫，此时听到这“逆天纵恶”四字，毛骨悚然，机伶伶的一个冷战。

只听曲道长接着说道：

“天人会勾结倭寇，戕害武林，包藏祸心，已至天人共愤地步，闽境武夷山‘老少年’霍青云，高举义帜，万方景从，魏兄为武当派所派出之人，在下则为敝派效命。

“闻听传言，‘老邪’邀请助拳之人，为数甚多，已知者为‘苗岭五鬼’，‘寒阴老魔’，‘玄冰老怪’，‘四凶煞神’，‘无盐魔母’，‘千手怪魔’等，这都是一个强于一个，算算人数，敌势似胜于我，此外，尚有一个潜隐多年，极为厉害的老魔头，届时也来参与九九重阳泰山盛会，准备一网将侠义人物，来个全数尽殊！”

他将神剑交到邵培武手中，接着说道：

“邵兄可曾记得？五十余年以前，你我均在学艺之时，

有一名叫“飞天金鹰”的，一身功力，当时几乎无人能制！因他作恶过多，正派侠义，遂公推一位清虚道长，约他鲁省沂山百丈崖头比斗。

“比斗三日三夜，清虚道长仅凭手中神剑，震出剑吟声响，扰乱其心志，威胁其神经，然后才能胜他一剑，但也只能切断他手中所用的独特外门兵刃，和拇指指头，最后仍然被其从容遁逃而去！”

吕浩然听到人家提及祖师之名，早已肃颜垂手肃立当地，等到曲道长说至此时一顿，他遂壮声答道：

“那是家祖师爷，晚辈手中长剑，即为代传物。”

众人“哦”的一声，齐齐注视吕浩然手中握着的长剑。

曲道长点头说道：

“吕小侠震剑发音，已启老朽疑窦，再见一身精绝武功，即知师出名门，原来竟是清虚道长老辈师门的代传神物，可喜可贺！”

他停得一愣，话又转入正题，继续说道：“老魔头若真二度出世，赴会泰山，诚为吾人心腹大患，必须思一妥善对付应付，方保万全。

“闻言‘慧太神尼’，新创一套双剑剑掌合连之神妙招法，传给吕小侠及其唯一女徒，吕小侠武功，等业已见顾，诚属个佼佼者，‘慧太神尼’学究天人，功艺盖代，嫡传弟子，想亦不弱，双剑合璧，顾名思义，双剑必均为神器仙兵，始能发挥最高威力。

“祭血神剑，吕小侠师门传物，但神尼弟子，则尚无仙兵，为挽救苍生，老朽斗胆直言，这柄新获神剑，似应属神尼高足所有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一声欢呼，翠儿拍手大笑叫好道：“吕哥哥，你听，曲伯伯都这么说，你还要让给我作甚？”她转对邵武培喊道：

“爹，你把剑交给吕哥哥罢！”

魏效贤在旁说到：

“恶斗毒蛇，藤断遇险，苦拼‘人妖’，吕小侠是舍命以赴，死里逃生，何况邵小姑娘诚心相让？再说，‘人妖’亦系为老邪邀约赴会之人，他如不死，泰山之会，群斗一起，不知要有多少侠义之士，伤亡在他一身鬼魅阴毒暗器之下！”

“吕小侠智殊‘人妖’，已为他日立下莫大功德，若因此点小节，拒不受剑，致使双剑不能合璧运用，减去原有威力，亦即逆天行事也！”

邵培武走将前去，拾起被自己震落在地的祭血剑，连同新获的前古神剑，一并递给吕浩然，用极为祥和的口吻说道：

“吕小侠如再推辞不受，非但是矫情过甚，简直是以小节而失大体了！”

吕浩然诚惶诚恐，一面肃容，对着四人，深深一礼，颤声说道：

“浩然谨代武仪屏敬谢诸位大德，并誓言仗此前古神剑，一息尚存，尽扫妖氛，伸张正义，如有败德邪行，天厌之，人厌之！”

他正气浩然，其声铿锵，众人耳鼓之内，居然被震得“嗡嗡”声响！

说完，先将祭血剑还鞘，只得插在肩头之上，腰间拔出那柄奇形匕首，又对翠儿深施一礼，谢道：

“翠妹妹以这柄匕首借我，无异我吕浩然的救命恩人，大德不敢言谢，如有吩咐，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！”

翠儿忙不迭的跳开一旁，躲在爹爹身后，翘着小嘴，一脸不愿意之色。

吕浩然随将涧底惊险经过，详告众人。

曲道长喟然叹道：

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！天佑仁人，想所当然”。

言毕，惋惜的瞥扫地上五具尸体，复叹声说道：

“这五具尸体，生前只因作恶多端，落得如此下场，可见福善祸淫之果报，必有其所自来，这是丝毫不爽的！”

稍停又道：

“但死者已矣，生前的罪孽，与之俱消，我们发个善心，将其掩埋罢！”

于是众人齐齐动手，不消多时，即已竣事。

邵武培拿着倩儿所遗的缅甸刀，对众人说道：

“诸位请看，这柄缅甸刀，钢精色正，铸炼极到火候，虽然比不上仙兵神剑，但普通利刃，当之立折，则可断言，刚才那牛贼又粗又硬的判官笔，就被削崩一个缺口，但此刀锋刃，仍是原好如初，可见这柄缅甸刀，不同凡响”。

众人仔细看过，均点头赞许。

曲道长不由心中一动，含笑说道：

“缅甸刀形式，锋刃虽只一面，但仍身窄细而长，刺削挑劈，点划戳头等的手法，几与使用长剑无异，邵小姑娘，你既然将应得神剑，义赠武姑娘，这柄缅甸刀，不如就给邵小姑娘以作为防身之物，未知诸位以为然否？”

吕浩然首先赞同，但翠儿却将头一阵乱掠，满面不屑的

说道：“我才不用那妖妖怪怪死人的东西呢！”

邵武培立即叱道：

“胡说，曲魏两位前辈的美意成全，竟敢抗命，真是失养失教，再说，吕哥哥……”

一提到吕哥哥，比什么还灵，翠儿一伸小手，就将缅甸拿过，“刷刷刷”，一连试了几刀，“噗嗤”一声，小口笑得合不拢来，抢着说道：“呀，真好，又轻又灵，早知如此，翠儿也用不着给爹呕气了！”

没有刀鞘，她也学吕哥哥样，将刀斜插肩上。

众人见她天真无邪，又是活泼，又是淘气，不由哈哈大笑。

邵培武摇摇头，但堆了满面笑容，说道：

“两位不要见笑，只因拙荆去世过早，小弟溺爱过深，娇惯成性，失礼之处，尚望包涵一二。”

翠儿一听提到母亲，不由鼻孔一酸，满面笑容，即时声敛，大眼之中，盈盈欲滴！

众人见她一哭一笑，一喜一悲，可爱亦复可怜，魏效贤对她更是爱极怜极。

武林中人，豪迈不羁，想到就说：

“愚夫妇年近七十，膝下犹虚，不揣冒昧，意欲收认邵小姑娘，为一义女，未知邵兄可肯俯允高攀？”

邵培武大喜过望，刚想开声，翠儿早已跳上前去，“扑通”的一声，双膝跪地，清脆脆地小女孩特具的口音叫道：

“干爹，翠儿给你老人家磕头。”

说完，一连拜了六七拜，霍的站起，又是一跳，跳到魏效贤跟前，拉着他的手臂，来回摇摆，一面稚气傻笑，喊

道：

“走，见我干妈去。”

峰顶上喜气洋洋，连荒山午夜的春寒料峭，也被驱散得无影无踪！

邵培武提议说道：

“今日喜事重重，因便乘利，咱们不如一览金马碧鸡之胜，然后畅游滇池的湖光水色，贾醉舟中，以纪盛况，由老朽作个东道如何？”

魏效贤微笑说道：

“邵兄盛情只好心领，小弟等两人，已与胡大侠立山，峨嵋派高足齐元济贤侄约定，下月初旬，在汉中舍下相会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小翠儿欢声叫道：

“爹，不去滇池也罢！翠儿要先见干妈！”

邵培武点头说道：

“曲魏两兄，既有前约，吕小侠也应及早赶回仙霞，彼此均为泰山论剑之事，身负重任，老朽自当未便坚请。”

他抚摸翠儿的一头秀发，感慨而慈祥的接着又道：

“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自小失去母爱，如今一听说有个干妈，便欲急急往见。这样也好，老朽原籍汉中，父母早亡，十岁离家，数十年未曾回过，小女急见她干妈，咱们不如一同上路，趁此机会，回到原籍，顺办一件多年未完心愿。”

翠儿拍手欢呼，一头栽进邵培武怀中，说道：

“爹，您真好！”

吕浩然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胡立山，问道：

“魏前辈，请问胡大侠身体可好？他是晚辈盟叔。”

曲魏含笑答道：

“神充体健，胜过壮年。”

吕浩然又问道：

“晚辈胡叔叔于数月之前，系在舍下急急入川，要上峨嵋，不知怎的竟会两位老前辈便遇，并约在潭府见？”

魏效贤遂将胡立山及齐元济两人的一经过，略为告知之后，并将此次约定见面的事说道：

“他们两人，由昆仑转回关内之时，一路之上，不时发现好几批可疑人物，专挑荒僻山路向西而行，并发现其中杂有武功极高之辈，人数又多，两人自觉力量薄弱，惟恐出事，适在晋省一带，遇上我等二人，遂将面见可疑情形相告。

“并彼此约定，我们两人，因见剑气冲天，深恐神物落入恶人手中，如虎添翼，致增凶焰，遂先赶来探视。

“此地事完，目下当务之急，自然就应赶回汉中，会同胡齐两位，察探那几批拥有武功极高的可疑人物，邵兄父女同行，咱们又平添两名好手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！”

众人纷纷臆度那几批可疑人物，到底是何路数？是否与泰山认剑之事有关？但一点线索毫无，凭空猜想，那里会得到什么结论？

邵培武负起那件又圆又大的包袱，说道：

“此间事了，咱们走罢！”

说完，当先领路，众人跟着沿峰而下。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老少五人，路上说说笑笑，极为愉快，直到暮色夜垂，

才达到一处小小的村庄，一宿无话，次日一早，正待起程上路。

谁知翠儿此二十多日以来，风餐露宿，又在吕浩然下涧涉险，拼斗‘人妖’等过程当中，情急担忧，冷汗流了又干，干了又流，峰头上的寒气又重，病魔早潜体内，此时刚好一下发作，发烧发热，四肢绵软，哪里还能上路？

好在曲道长医理精明，一按脉相，就在附近，找上几叶草药，两日过后，热退病除，人便好了大半，只要再有几日调息，即可无事。

此时已是二月初旬，离泰山论剑之期，虽然仍有七八个月之久，但“慧太神尼”的合璧运用招法，极应在期前全部精练纯熟。

而所获神剑，亦应先行交到武仪屏手中，使其一同演练，届时始能发挥这一套新创的双剑剑掌合运招法，至其最大的原有威力。

以此之故，三位老人，均催促吕浩然先行上路，赶回仙霞练剑，俾便泰山一会，能够扫尽妖氛。

吕浩然何曾不在心中，思念他的屏姐？翠儿虽已病愈，但看她那软弱无力的样子，最低限度，仍要调息十日左右，始能上路。

他此时不但已是“归心似箭”，而“我心尤在箭之前”，经三位老的迭次催促，正合心意，互相后约以后，立即告辞先走。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※ ※

且说翠儿自吕浩然走后，她虽在纯洁心灵之中，无所谓

儿女情长之念，但这一个月来，却极投缘，吕哥哥一旦离去，她便感到索然空虚，不等身体完全康复，吕浩然去后第五日，她就吵着要走。

三老见她确已无疑，本觉住在这种穷僻小村，药物既缺环境又坏，对翠儿的病后调息，有害无益。

而事实上与胡齐两人所约定之期，亦迫不及待，三老略事商榷，均认为与其在此逗留，不如立即上道，也无须急急赶路，一到稍大的镇市，再为翠儿配制药物，既不虚耗时间，翠儿又可藉此调养，岂非一举两得？

遂在第六日早上，重谢屋主，老少四人，迤迤上路。

果然，路上不多几日，翠儿经过了药物调补，胸中郁积的闷气，也为道旁的春天花香鸟语，树色山光，驱散殆尽，她又恢复了原有的天真活泼，蹦蹦跳跳，一路之上，总是走在三个老的前头，有时竟离开三五里之遥。

由云南到河南，迢迢万里，记算日时，虽尚不致误事，但翠儿要急于见她干妈，邵培武也要将老妻的金骨，安葬入土，了却一樁多年心愿，便取道广西边境，斜出湘鄂，直进中原，因为这条路径，最称捷便。

路上不止一日，他们四人，便到了广西省最北端的兴安县城，时已不早，就在城内，投店住宿。

要了两间上房，盥洗之后，便到兴安县内一家最大的望江酒楼而去。

选了一处靠窗临江的座头，点了几样由伙计报上，称为本楼的拿手好菜，除翠儿外，三老都是海量，遂吩咐送上好酒一缸。

伙计已经将他们所点之菜处声报出，此时一听要他送上

一整缸酒，不由惊奇的问道：“几位是想饮不完时，带着上路，还是？”

曲道长拦着笑道：“你尽管送上就是，喝不完时，也不带着上路，酒钱仍旧照整缸计算就是。”

伙计陪着笑脸，笑道：

“好叫客官得知，此处三花名酒，力足劲大，尤以小店因字号最老，对于一般客官，推爱照顾，无以为谢，特将自制佳酿，规定一个年数，即零售的现酒，非经三年贮藏，绝不以之应市享客。

“若是整缸的，则更是十载以上的陈年老酒了，而且一缸之量，足足有十五老斤，不是小的，敢于小看几位，这十五老斤的滴珠三花，恐怕几位饮用渴时未到一半，早已酩酊大醉了，小店生意做了好几十年，不敢欺瞒贵客，故此问上一问。”

邵培武点头笑道：

“小二哥，承你好意相告，但我们三人，莫说十五斤，就算再加上一倍，也醉不了我们，你就送上来罢！”

伙计话已说明，客人既然非要一缸不可，只如命躬身而退。

不一会，菜已送上，再一会，果然由两名伙计，抬着一大缸酒，送将上来，当堂启封，酒香四溢，斟在杯中，真的珠挂杯透，入口一尝，醇香甘冽，迥异常酒。

四人凭窗浅斟，谈谈说说，话题又转到吕浩然身上，一提起吕浩然，翠儿就高声问道：

“爹，吕哥哥这时怕已回到仙霞了罢？武姐姐见到那柄宝剑，一定欢喜极了。”

邵培武摇头说道：

“你吕哥哥一身武功，如他按着道路而走，我料他此时顶多能到湘中一带，但他如急于赶路，专走捷径，尽朝山野之处采取直线走法，极可能会遇上可大可小的麻烦，有所延阻，这才叫做欲速不达呢？”

翠儿不服的说道：

“吕哥哥那身武艺，连‘人妖’也斗不过他，何况他身佩两柄神剑，当真有人敢动他的一毛一发吗？”

魏效贤含笑说道：

“这很难许，江湖之中，能人倍出，胜过‘人妖’的，大有人在。常言说得好：‘怀璧招祸’，而这种神物仙兵，又为武林中人梦寐以求之物呢！”

他们在此谈论吕浩然可能途中有事，事实上吕浩然确如邵武培所言，因要赶路，不愿沿道而走，尽挑深山之处而行，果然刚离桂境，就遇上了三个极厉害的魔头。

魏效贤话音刚停，忽见一个年约二十上下的书生，走上前来，对着三人拱手为礼后，含笑说道：

“打扰三位酒兴，在下都子幸，适听几位道及吕公子之名，吕公子对在下有赠药医伤之恩，请问三位老前辈，目下吕公子侠踪何处？”

翠儿听人家提起吕哥哥，便急急答道：

“我吕哥哥给‘慧太神尼’的徒弟，武姐姐送剑去了。”

都子幸深意的望了翠儿一眼，复对三老行一躬礼，说道：

“多承见示，在下就此告退。”

说完，又施一礼，转身下楼而去。

翠儿见那都子幸，一说话一躬身，礼数之周到，超逾常

人，不由“噗嗤”一笑。

一来都子幸自被老花子认出系女扮男以后，不但言行举止，加倍留心，即在修饰之上，亦刻意求真。

二来她在三老面前，款款数语，便即离开，为时甚暂，因此，以三老的江湖眼光，竟未看出她是个易钗而弁的女身！

但觉得她眼角眉梢之间，略嫌带上几分妩媚之态，并似乎与汉人有些说不出的不同之处，人品不错，礼貌更周，不似什么坏人。

又因称吕浩然于他有赠药医伤之恩，他们彼此之间，或亦其他渊源，也说不定，因此，三老对于这陌生的都子幸，有无什么可疑之感。

原来都子幸，自见吕浩然之后，便为他俊目丰神的器宇，和精绝无伦的装功所倾倒，明知武艺屏无论在那方面，比自己不知强过多少倍，并已与吕浩然早订鸳盟，两好一双，但芳心怦怦，仍然不能自己。

她因与武艺屏的一场误会，受了重伤，虽经老花子与武艺屏两人，一个以灵药医治，一个可内力推纳，救回一命，但伤势不轻，一时难以复原，仍在万柳庄中调养。

说来算是孽缘天公早定，人力无法予以抵拒，都子幸伤愈以后，体力未复，又因思念吕浩然过甚，终日昏昏恹恹，情怀难遣，元气大损，体力一时更不易康复。

直到吕浩然别过神尼，以庐山近在咫尺，师门在望，自己与武艺屏的婚姻大事极应禀明恩师，遂乘便回转庐山。

而时值慧风道长打坐入定，元神远游，不便惊动，留了张字条，交给两只白猿，嘱其俟机转圣，便匆匆下山。

道经湘境，又顺便到万柳庄中，一访“银须金刀”，任伯鉴等人之时，概赠“延命返魂丹”以后，都子幸的体力，才渐渐复元。

复元以后，因服过功夺天地造化的圣药灵丹，自觉内功真力，大为增进。

吕浩然走后不久，都子幸意欲追随心上情郎，以便朝夕随侍，聊遣相思，遂别过任老庄主，急急上路。

但她不知吕浩然所奔何向？只得四处乱扑乱找，随处打听，均无着落，最近才听到传言，西南方面，因现冲天剑气，武林健者，纷纷前去寻找。

她灵机一动，意料心中郎，可能也为此事，前去寻剑，遂打定主意，跑趟西南，或能见面，也说不定，遂在汉途中，急急转回湘境，直赴广西。

不期就在兴安县城之内，遇到曲魏邵等四人，再一听他们说话，才知吕浩然已由滇省回转湖南。

话说望江楼上，老少四人，自都子幸走后，因觉其人品俊秀，不似坏人，当时也未在意，便继续他们的谈谈饮饮。

三位老的，于一大缸陈年三花佳酿，缸底朝天以后，才酒足饭饱，吩咐伙计结帐。

伙计躬身一笑道：

“刚才那位少年客官，已代各位会过帐了。”

众人闻说，不由相顾错愕，既而想到这自称都子幸的，或因感激吕浩然的赠药医伤之德，知道自己几人，与吕浩然渊源极深，代为会帐，也就点首一笑置之。